



微历史

671.国号大元

宋的阵营中也有朝鲜的身影。公元1268年七月，高丽国王派使臣崔东秀向忽必烈报告说：已准备好战船一千艘，水军一万人，听候大元调遣。

公元1271年十一月，宋、元激战正酣之际，忽必烈下诏，正式启用国号“大元”，取《易经》“乾元”之意。

672.势如破竹

公元1273年正月，守卫襄阳和樊阳的南宋大将吕文焕实在抵挡不住元兵的猛烈攻击，弃城投降。元朝大臣向忽必烈建议：“乘此破竹之势，直取三吴。”元兵开始重新集结，向南宋王朝发起最后一击。同年九月，忽必烈将部分南宋投诚士兵集中至元大都（北京）整编，准备征伐日本。

673.无话可谈

公元1275年二月，面对元兵咄咄逼人的攻势，南宋宰相贾似道傻乎乎地派使节宋京前往元军大营谈判，以进贡纳银为条件要求归还失地。元朝宰相兼前线总指挥伯颜明确表态：元兵渡江前，谈判还有一谈；现在你凭啥谈判？即使要谈，贾似道必须自来谈！

674.牧民进城

公元1275年，元兵横行江南，所到之处，宋军将领多是“以城降”——大开城门迎接元军。同年五月，忽必烈下诏给副宰相高达（南宋降将）说：“这些年宋元战争一直未息的原因是元兵攻城略地之后就引兵而去，没留下人管理。如何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些事我们蒙古人不懂。湖南曾是你的属地，你得多操操心。”

675.临阵放水

公元1276年正月十八，南宋末代皇帝宋恭宗赵昀派人向兵临杭州的元朝宰相兼前线总指挥伯颜递交投降书及玉玺。同年二月，忽必烈召见南宋降元主要将领问：“你们也太不经打了，为何投降这么快？”宋将回答：“奸相贾似道一直重用文臣，轻视武官，我们只好临阵放水。”忽必烈冷笑道：“人家看不起你们也不亏！”

676.群情激奋

公元1280年二月，元朝出使日本的杜世忠等人被日本人杀掉，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征东元帅忻东、洪茶丘等要求立即起兵讨伐日本。忽必烈召集众臣商议，认为出兵时机尚不成熟。当时，出征日本的部队早已集结完毕，一直在等候出击命令。同年五月，高丽（朝鲜）国王以发生饥荒为名，请求忽必烈援助粮食一万石，诏从之。

（老白）

投/稿/邮/箱

ycby2013@qq.com

# 想马河的变迁

□曲令敏（河南平顶山）

几年前我去想马河，惊喜于它的清澈，沟水打着石头，浪花飞卷，山气迷人。

那年那天，我在马鞍山对面的半坡上，遇到一处宅院，八九间屋舍，三四棵古树，六七个结在岩石上的蜂箱，还有满满一荆条篓儿的风……

这个只有一户人家的村子就是阳坡，创建这处住宅的主人张文和三个月前去世了，孩子们早已迁居山下，旧宅没人住了。

“我们张家是从山西大槐树迁过来的，老祖坟在二郎庙。曾祖父张自正，弟兄仁，到祖父辈弟兄俩，父亲这辈儿就父亲一个。从二郎庙搬过来，先是迁到上面的大石窟，就是现在的通天门山庄。1962年大搬家，父亲选中了这块朝阳的山坡，茅草苫顶土打墙，盖起三间门朝西南的房子，取名阳坡。1964年四固定，张家正式落户在河北村。初时，这里只有四五分地，农业学大寨，大队组织基干民兵修成了梯田。我小时候放牛，后坡树不大，都是草场。到冬天点火烧荒，来年春天草才能长得旺，村民盖房子需要黄背草。每年农历十月开坡，山下盖房子或是修补房坡的人，头天半夜就披着被子上山，等着天明开镰。”

“现在这个房子是上世纪70年代翻新的，墙打起来下雪了，队里让上山打野猪。当年我父亲是猎人，负责守护庄稼，家里有五杆猎枪，后来我也跟父亲一起打过野猪，队里按猎物尾巴记工分。那次打完野猪回来，打好的墙冻住了，一开冻就倒，只剩下后墙。生产队派人上来，就地起土，重打。砖瓦是生产队的窑烧的，一个人每次背六七十片，砖一趟只能挑12块。石灰从梁洼拉拉到想马河口，进山7公里全是山路，石灰，

一袋一袋背。那时候盖三间好房子，号称千砖万瓦，砖是挑脊用的。守着山林，木材不缺，在过梁上担一层木杆儿，搁粮食。”

跟我聊起这段往事的，是生于1959年的张明武，张文和的长子，初中毕业，当过生产队会计，高高的个头，明净，温和。他的话里流淌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温情，家族的温情，无数往事缭绕在旧宅老屋的温情，层层叠叠，如梦如幻。

我望着房后密不透风的山林，惊奇的是坡上的地一脚下去踩个坑，山地的壤层厚得让人意想不到。可以想见，是有人在地里挥洒了瓢泼的汗水……

盖完三间主屋，随着孩子们的降生，又盖起三间厢房，接了几间耳屋。小弟兄五个，都是在这里娶了媳妇生完孩子才下山另过的。1987年，张明武带着妻子儿女一家四口，分家到马鞍垛自然村盖了三间机瓦房。瓦是花园机械厂搬迁拆下来的旧瓦，两毛七一块，买一千块不够，又在大庄找了200块……

世事如流水，30年过去，如今张家兄弟陆续在河北自然村和马鞍垛自然村盖起楼房经营农家乐。张明武1986年扒了机瓦房盖平房，2015年翻新成两层小楼，上面一层20间对开走廊，一楼除了住人的房间，还有两个大厅，一应电器都是新款，装有宽带。他家在几个弟兄中，也只算中等……

这一切，都是旅游业兴起的结果。多年前我来这里采访看到的清一色泥墙茅舍没有了，山间公路连接每一个村落。不出所料的是，想马河不到雨季水不响了，只剩下一个个拦河坝，所幸坝水依然清澈。

时隔5年，再上阳坡，令人欣喜的是，张

家旧宅被保存下来了。我在那里遇到了两个人，一个是早前认识的孤狼，会烧瓷器，工石头画。一个是精于烙画且办过画展的年轻小伙子李培舵，他们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职工。就是这家企业将阳坡老宅租下来，修路上山，架电通水，给土墙贴上砖纹瓷片，把主屋的木棍顶棚改成木板里子的尖顶屋宇，房坡上的瓦，换得不动声色，看着和当年没什么两样。院外的古树、蜂箱、有模有样的山岩都在，只是多了筑巢的鸟雀。新栽的杜仲已拱把，人依木护栏放眼四望，近在眼前的马鞍垛清峻一如千万年前，左推右涌的青山，引人心思远逸……

那天中午，我在花生地里看见了熟悉的马唐草，在台地上邂逅了比山水画还清丽的山光树色，朵朵白云在起伏不定的山际游荡。风动如流的古树枝叶，满坡满眼的草花与树花，几朵嫩蘑菇，几片被风吹落的树叶，几茎风中摇曳的细草，无不注释着大自然的温厚与空明。

我留意帮两个女子灶上灶下忙个不停

的职工孤狼，注目端着剩面条喂喜鹊的司机李培舵，一个清颜无波，一个满身童趣，我终于明白：这个公司薪酬并不高，两个心怀大美的人却乐意安身于此，只为这里有灵魂的栖所，有创作的源泉……

从泥墙茅棚，到千砖万瓦的住房；从坡上狩猎农耕的家屋，到傍山临水的楼堂餐馆；张家兄弟住房的变迁，也不过十几年光景。和张家兄弟一样，如今想马河沿岸祖祖辈辈因水而居的村民，绝大部分都盖起了楼房。听张明武扳着指头算，马鞍垛几十户人家，柴房茅屋只剩三户，不是盖不起，是这几户人家搬去山外了。

建市60周年文学创作大赛作品选登

## 陪父母走在主城区

每个周末，无论多么忙碌，我都会抽出时间，陪着父母到主城区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这也成了几年来的一种生活习惯。

前几年，每次有意带着父母出门旅行，都被父母拒绝，也许他们年龄大了，经受不了旅途的劳累，抑或是不愿我有更多的花费。想想也是，长途奔波劳累也不是我的初衷。但我的这个想法没有搁下，看着周围不少朋友一到节假日大家都带着家人去主城区休闲游玩，我眼前一亮，何不带着父母到美丽的主城区走一走呢？

和父母沿着湖边长长的走廊慢慢地走着，道路很平坦，不用担心突然驶来的车辆。顺着父母的脚步和话题，闲聊着一些他们高兴的事情。更多的是父母感叹主城区变化之大。以前从没有和父母一起散步的时间，当我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感悟时，知道了放慢脚步，就像现在父母走路的步幅虽不是很大，却是一步一个脚印，而且也有了足够的耐心。

看着母亲和父亲并非走着，有时看到公园里奇特的设施或者盛开的花草驻足观望，摸一摸，闻一闻。走累了，在湖边的长椅上给父母找个位置坐下休息。这时，父亲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争着讲述我小时候的顽皮和淘气，有了不同的观点父母还激烈地争论，我在一边傻傻地笑。也许，当我们的内心真正静下来的时候，处处都是迷人的风景。

夏天的夜晚，平西湖的环湖路在五彩缤纷的灯光映衬下显得别有诗意，邀请父亲一起找个安静的农家院吃夜市，品尝平西湖中美味的鲜鱼汤，斟上自己带的宝丰老酒，再给老父亲点支香烟，在菜香和酒香中听父亲讲他当年上山下乡的故事。

在母亲心情特好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城区香山寺，母亲喜欢烧香拜佛，我就请上几炷香和母亲一起在佛前许愿，让生活的美好在一次次的祈祷和袅袅升腾的香雾里梦想成真。台阶很多，母亲却能坚持走到香山的最上面，就陪着母亲一块

看那群富有灵性的鸽子在游人中间来回飞梭。母亲给我讲述观音的故事，我给母亲念诵蔡京书写的碑文。

人生中最大遗憾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君子好德孝先行”，不是父母没有爱好，只是我们忽略了他们的爱好。每个人行孝的方式不一样，但有一点是要让老人开心快乐、健康，有他们的陪伴，家才是完整的，那么，我们的从眼下就开始尽孝吧！

而我，还是会在每个周末，带着父母开始我们的主城区之旅。（赵振超）

初高中教育咨询:2263000  
13592168802(万)

点通传奇教育